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八月的乡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丛书
世界反法西斯

萧军 著

八月的乡村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丛书
世界反法西斯

萧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月的乡村/萧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丛书)
ISBN 7-02-005022-0

I. 八…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9284 号

责任编辑:王玉梅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李 博

八月的乡村

Ba Yue De Xiang Cun

萧 军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195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5022-0

定价 15.00 元

出版说明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地编辑出版了这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丛书”。该丛书将中外作家混编,以中篇小说为主,兼及少量小长篇;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艺术地再现了六十余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以及世界人民奋起抗击法西斯战争暴行的壮丽画面,同时也真实而形象地揭露了法西斯分子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凶残以及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人类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已经翻过了六十年,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时,我们仍然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奋斗。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所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五年五月

重 版 前 记

任何一种艺术作品，就其基本性质和职能来说，全属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反映或升华，这《八月的乡村》当然也没有例外——时代的反映而已。

正因为如此，趁这小说此次重版的机会，我要把于这小说出版前后有关的一些当时历史背景和情况的材料，附录几项在这里，为了使它本身能作为一份时代的文献、历史的见证而存在下去，谨作简略说明如下：

一、关于鲁迅先生为《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言》。该小说自从一九三五年间在上海出版以后至一九四七年在哈尔滨由鲁迅文化出版社重印版为止，中历十余年，尽管经过各家书店以各种形式版本出版过，但这一《序言》一直是和本书共存、共在的。

一九五四年这小说要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以前，该社负责人之一曾向我提出，由于该社所规定的“体例”关系，凡有这小说原来所属有的《序言》、《前记》、《后记》……之类，一律不能附载，否则碍难出版云云。该社既然有如此规定，本人也不能有所例外，只好遵从该社的“体例”规定，同意把鲁迅先生的《序言》取消了，本书初版由作者所写的《书后》取消了；再版的《再版

感言》取消了；《奴隶之爱》曲与词也取消了……。这一过程在一九五四年版本的《后记》中我已经说明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由于最近看到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萧红选集》，其中《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由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给与该书所作的《序言》全是存在的，这可能是出版社方面原来所规定的“体例”有所改变了？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对于《八月的乡村》作者本人的作品特别有此“体例”规定？今天在这里谨援引《萧红选集》的“体例”也把鲁迅先生的《序言》加入了本书的前面来。因为《生死场》是“奴隶社”所出版的“奴隶丛书”之三，《八月的乡村》是丛书之二，《丰收》是丛书之一。这三本书全由鲁迅先生给作了《序言》，这三个“奴隶”全是鲁迅先生的小学生，也全是鲁迅先生当年所爱护、教导和支持的青年作家。其中两个“奴隶”已经死去了若干年，只有最后我这一个“奴隶”还活着！因此希望这《序言》也能够并存在于原书上，也算是纪念先生的一点意义。

二、为了保存这小说当年出版的一些“史料”，把原来初版中的《书后》和《再版感言》也附在了这里。

三、为了“存真”，把一九五四年那篇《后记》也原样刊载于后。

四、在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未通知我这小说决定重版以前，偶然由香港寄来了一本在香港文教出版社重版的《八月的乡村》。从印文来看，这是从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翻印”出的。重版的日期是“一九七八年一月”，定价港币五元。

这翻印本的内容我还没读过，究竟有多少错、落……的地方也不清楚，这里且不去谈它。只是这翻印本却肯于把鲁迅先生

的《序言》给予刊载了，除此以外竟还把鲁迅先生批判狄克(张春桥)的那篇题名为《三月的租界》的文章，在《序言》之后也刊载了出来，这倒是很“便利”于读者的一个“创举”！

见到这版本，一时兴会，竟在扉页上还写下了两首诗，不揣拙陋，附录于此，也是一点纪念余意。

题香港版《八月的乡村》并叙

这是香港重版本。此书在国内已久无踪迹，而香港尚能重版，感题二律以志。

萧 军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晨。

四四年前碧海滨^①，勉从一笔写丹心：

三千里外家何在？亿万黎庶国待存。

热泪偷弹茫渺夜；秋风却立暮天云。

何堪重睹双双影^②，馀得虫沙劫后身。

无怨无尤亦不歌，南山有鸟北山罗^③。

① 距今四十四年前，这小说在一九三四年秋末完成于青岛。

② 本书背页载有我和萧红合影一帧，系一九三五年春摄于上海“万氏照相馆”者。

③ 古逸诗：“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

豪情逝逐托琴剑；觅句闲吟赋帛戈^①。
七十古稀人未老^②；桑榆迟暮任蹉跎^③。
鸡虫失得一闲事，入眼云烟取次过。

五、由于看到了香港版《八月的乡村》把《三月的租界》作为附件附在了原书上，这样做，对于读者说来确是方便的。因为今天大家还想读一读这本小说的原因，据我的设想，多半是由于揭发张春桥的罪行时引证了鲁迅先生当时所写的《三月的租界》这篇文章的缘故。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维护了《八月的乡村》当时出版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却“一针见血”地批判揭穿了张春桥以“假左真右”的面貌所写的企图为敌人缴械，向敌人献媚的文章真意所在。今天使读者们对照起这小说来，重新读一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可能是更有意义的吧。

以上是我在这《前记》中所要说的几件小事。

这次重版我又把小说的全文读了一遍，除开改正几个错、别字以外，其余均无所更动，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它已经是“不可更改”了，而是说：第一，它已经成为了“历史文献”，还是以“存真”为好；第二，我并不懊恼于自己“青年之作”在艺术上可能存在着粗糙、浅薄或幼稚的地方，因为它只能如此了。

最后在这里，我谨向凡属关心这本小说出版的广大热心读者、同志和新老朋友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① “化干戈为玉帛”喻人、国之间均应和平相处为美。

② 我虽年逾七十有一，而身体自许尚顽健似青壮年时也。

③ “桑榆迟暮”言晚年也。

附带声明一点：就是这小说初版的真实时日应该是一九三五年的七月初，而非八月。当时为了对付敌人，使他们有所“错觉”，施用了一个小小“策略”而已。即所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俗语所说“先行交易，择吉开张”是矣。因为一些读者们由于查对了鲁迅先生《日记》中记载收到这小说的日期，与本书上标明“八月出版”日期不符，曾纷纷来信问我，兹解明于此。

萧军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夜记于北京银锭桥西海北楼——“蜗蜗”居寓所。

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苦的呢。手边没有书，读不成免于那里的了，也许是已经读译了的日本箭内互氏的著作罢，他曾经一一记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样为蒙古人所淫杀，俘获，践踏和奴役。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喊喊，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荒郊和会稽就跟到那里，颜廉和曾安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糟。”这是当时的百姓揆取了朝政的精华的暗语。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是真的重，隋炀帝，他自承无道然黎百姓就只好永远借口暗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隋

目 次

重版前记	(1)
序言	鲁迅(1)
三月的租界	鲁迅(1)
八月的乡村	(1)
附录之一：书后	(210)
附录之二：再版感言	(213)
附录之三：后记	(215)
附录之四：奴隶之爱	(220)

一、关于鲁迅先生为《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言》。该小说自从一九三五年间在上海出版以后至一九四七年在哈尔滨由鲁迅文化出版社重印版为止，中历十余年，尽管经过各家书店以各种形式版本出版过，但这一《序言》一直是和本书共存、共在的。

一九五四年这小说要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以前，该社负责人之一曾向我提出，由于该社所规定的“体例”关系，凡有这小说原来所属有的《序言》、《前记》、《后记》……之类，一律不能附载；否则碍难出版云云。该社既然有如此规定，本人也不能有所例外，只好遵从该社的“体例”规定，同意把鲁迅先生的《序言》取消了，本书初版由作者所写的《书后》取消了；再版的《再版

八月的乡村

在茂草间，在有水声流动的近边，人可以听到蛙，虫，鸟……诸多种的声音，起着无目的交组，和谐地随伴着黄昏，陪伴着夜，广泛地响着。

成群或是孤飞的老鸦们，掠过人们的顶空，掠过白桦林的梢梢，飞向天的一边去。——那边是一片宁静的田野，田野的尽处是一带绵绵无尽的远山。太阳就是由那一面山脊的部分滚落下去的。老鸦叫出的声音，常常是不响亮，低哑，充饱着悠沉和倦怠。

白桦林是从密的，从这一面不容易透视出那一面。中间杂生着非常茂盛的狭叶草和野蒿，这是很挑皮的小东西，沿路生着的，时常会绊住行人的脚。其间野藤的牙齿，更很容易将你的脚蹠咬出了血。

这里的蚊虫，唱着集合的曲子——枪声在这个时候也渐渐暗哑下去；人们的脚步也开始松懈，不经意会踏翻一块石头，使它落到小溪里面去。——这一切被窒息在黄昏里一样，谁也不交谈一句话。任凭蛙，虫子和溪流占据了这长谷的空间。

一 流

在茂草间，在有水声流动的近边，人可以听到蛙，虫子……诸多种的声音，起着无目的交组，和谐地随伴着黄昏，随伴着夜，广茫地爬行。

成群或是孤飞的老鸦们，掠过人们的顶空，掠过白桦林的高梢，飞向天的一边去。——那边是一片宁静的田野，田野的尽处是一带绵绵无尽的远山。太阳就是由那一面山脊的部分滚落下去的。老鸦叫出的声音，常常是不响亮，低哑，充饱着悠沉和倦怠。

桦木林是丛密的，从这一面不容易透视出那一面。中间杂生着非常茂盛的狭叶草和野蒿，这是很挑皮的小东西，沿路生着的，时常会绊住行人的脚。其间野藤的牙齿，更很容易将你的脚踝绞出了血。

这里的蚊虫，唱着集合的曲子——枪声在这个时候也渐渐喑哑下去；人们的脚步也开始松弛，不经意会踏翻一块石头，使它落到小溪里面去。

一切被窒息在黄昏里一样，谁也不交谈一句话。任凭蛙、虫子和溪流占据了这长谷的空间。

小溪不大迂曲，伸长在谷底下，靠近路的右边，那是和这条小路并列，常常维系着友谊的关系。每行一步人可以听到它在唱。至于蛙们呢？因了人们的经过，暂时会跳进水里去，或是爬向沿水生着的丛草里面，随后它们会自由地再爬出来。

为着便利任是某个时间全可射击，全可以和追赶自己的敌人们开火，所以步枪并不拘泥，任便每人取着合适的准备姿势。每人的子弹袋全变得空虚了！病蛇般的软垂在人们的腋下，随着人们的脚步在动荡。就如才想起什么重大的事情，小红脸摸出了小烟袋，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来的地方，他想着：“这是不行的呢，还不是吃烟的时候啦！”他底小烟袋已经是一个整天没在他底嘴里出现过了。平时小烟袋很少离开他底嘴。当他底小烟袋咬在嘴上的时候，他快活、闲暇……一副充血的脸色，喝过烧酒般，红红地；瞳仁近乎黄金色，眼睑有些浮肿，他还生着不甚浓密的胡须……

他一只手并不舍开，还在摩挲着烟口袋，同时开始在思想：为什么还不该停下歇歇，让他吃一袋烟呢？枪声不已经没有了吗？——他侧开头，避开前面别人脑袋的障碍，瞄一瞄走在更前边的领队。——那人还是不松懈，没有思虑的样子走在前面——小红脸近乎失望了！他想还是不如做农民时候自由多了！他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吃一袋烟。就是在

手里提着犁杖柄手，也是一样哪，也可以使小烟袋很安全地咬在嘴里呢！那样的日子不会有了，不会再有一个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给他过了！他遥遥看着那边的田野在叹息，小烟袋又凄默地捏在手里，抵近嘴巴边：

“我们该歇一歇了吧？”小红脸不大的声音提议着。

“小红脸同志说的对——我们全该赞成他。”

这是谁的声音呢？人们没有工夫去察看。他们只是哄笑这咬字眼的，和不常说、不常听的话。什么“同志”，什么“赞成”……他们觉到谁能说出这样几个字眼，那真是太进步的家伙！

全是疲乏的。全赞成小红脸的主张。但是人们的脚步谁也没能第一个就停下来。小红脸的烟袋还是如先前一样，空空的捏在自己的手里。这是说，还没听到领队发停止的命令。

这样又是一段路过去了。横在面前的是一蹲广平的大石头。在队前头一只手臂向着天空举起来，接着又迅速的落下去，接着有很平静的“停止”两个字的声，使每个人全听得很清楚：

“弟兄们，我们就在这块石头上歇一歇吧。不过这里也不是安全地方呢！歇不多少工夫的，知道吗？我到对面那个小山上去担任警戒，你们可以替换着到底下小河水里去喝点水；洗洗脸，吃点干粮……无论怎样，明天一早晨，我们也必得赶到王家堡子——每人应该担心点自己的枪，不要平放在地上，或是碰到石头……”

领队的话并不被谁怎样注意着,不如平日那样吸引着人们。人们的心中只是占据着那清凉的水流,袋里的干粮;小红脸呢——只是他手中的小烟袋。谁也不注意萧明说完了话,怎样自己提了步枪,走下谷底,跨过小河,努力地弓下身子爬向对面的小山上去……

在小山的上面,可以超视过桦木林,看到那一带远山——人家的房屋不常见,尽是一些不规则的树林。太阳已经完全沉没了;在群山的后面,有着很浓黑的晚云开始浮动……

他默默地数着,日间他们和敌人接过仗的每个山头。隐约还可以看见那个独立而不甚高大,有些像乳头形的山峰——在那里被击死了两个弟兄,眼见着被敌人割了脑袋!

“这又是牺牲了两个弟兄!”

萧明底眼睛有点朦胧——悲伤和疲乏攻打着他。从这一面石头上,他看出那是刘大个子,腿拉长地睡着了。别的几个人,蹲伏着身子,有的像青蛙一般饮着水,浇着头发,小红脸吸烟时候的火光,很急速地在闪动。

蛙声更是显得响亮了。晚云发展得非常迅速,不到多大工夫,已经快占满了半个天。

落雨在人们是平常的事,就如饥饿一样。

“伙计们,就在这石头上过一夜吧!他娘的,实在够受了——今晚还得向王家堡子赶?”

刘大个子手交搭在肚子上,闭起绝望的眼睛,接着说:

“我算没气力再赶下去了。赶到王家堡子不保准就能

遇上？”

一任刘大个子自语着，谁也不去理他。

由烟袋一闪动一闪动的光亮里面，可以看到小红脸的脸比起日间更红了。胡子稀疏，半闭了一只眼睛。

他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什么时候他再可以自在地咬着小烟袋去耕地？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来的？那个神秘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将欺负过他底人们，和硬占了他底田地的日本人，杀得一个不剩？他底老婆可以不再挨饿了吗？孩子们呢，可以同有钱的孩子们一样，到学堂里去念书，不再到铁道附近去拾煤渣……

这些可怜的题目，一直在小红脸的心里埋藏着。他有多少次要去看萧明，可是当那青年人的眼睛一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如蒙了解答样，在那双闪亮的眼睛里，似乎永久埋着这样一句话：

“这是一定的。”

这次赶到王家堡子，他想：那是可以遇到萧明一向所说的本部队吗？那是可以会合在一起去打日本兵。什么时候日本兵可以打完呢？——他有些为这不可知的日期忧伤了！他想到他底老婆——一个良善而又能干的女人！他们从不吵架！孩子们也是他所喜欢的！他甚至想到他养大起来的一只狗。这样想着，烟袋闪动得全有些忧伤了！但是想到他那被强占去的田地；硬逼着给拆掉了的家屋……烟袋火的闪光，又开始连续地在扩大——头是侧斜的，两臂始终是抱着那膝盖。